

韩愈(768-824),字退之,河南修武(今河南省孟县)人,自称郡望昌黎,故世称韩昌黎,其诗文集亦称《昌黎先生集》。贞元八年(792)考中进士。先后任宣武、宁武节度使判官。三十六岁时,官监察御史,不久就因上书言天旱人饥事,被贬为山阳县令。元和十二年,韩愈五十岁了,因随宰相裴度平淮西,终于迁为刑部侍郎。但两年后,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,险些被宪宗处死,幸得裴度等挽救,才免于一死,被贬为潮州刺史。到穆宗时,韩愈被召回朝,后历任国子监祭酒、京兆尹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。长庆四年(824)病逝于长安,终年五十七岁。卒谥“文”,世又称韩文公。

在诗歌的国度中,他是以强大的气场来进行变革的。所谓“以文为诗”、“以议论为诗”,历代论者往往视作其艺术特点,其实这首先是一种胆略,一种气魄。当时的唐代诗坛,处于“李杜已在前,纵极力变化,终不能再辟一径”的局面,本来几乎无可作为,但韩愈还是以勇往直前的胆略、掀雷抉电的气势、戛戛独造的才思在群山叠嶂中开创了新的道路。

要体会韩愈诗歌的特色和妙处,第一当读《调张籍》: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,那用故谤伤!蚺虺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。伊我生其后,举颈遥相望。夜梦多见之,昼思反微茫。徒观斧凿痕,不瞩治水航。想当施手时,巨刃磨天扬。垠崖划崩豁,乾坤摆雷硠。惟此两夫子,家居率荒凉。帝欲长吟哦,故遣起且僵。剪翎送笼中,使

文物的价值,是所有收藏家最为关心的一件事,它不但与藏品的高雅精美层次高低紧密相连,还会直接影响到经济上的得失。这里我用“诡谲”来形容它,实在是太过复杂,太多变数之缘。

地域的不同,文化的差异,文物的价值也大有文章。西方人认同中国的青铜、陶瓷、书画等感性强烈的造型艺术,但他们经常会在匪夷所思的口彩、天地鬼神的神秘文化面前晕头转向,有不少被我们视为高贵的文物在他们眼里不知所云而惨遭卑微。最典型的如玉器,在世界各地大博物馆长期被冷落,在拍卖行被低估,直至近年方有起色。

一般的收藏爱好者,都喜欢金银珠宝光鲜漂亮的文物,这没有错,一些纯粹的艺术性博物馆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一件青灰色砂岩砸磨而成的三角形石犁,貌不惊人,往往会让人不屑一顾。但考古证明,它出自大上海,距今五千多年,是证明中国进入犁耕农业的标志物。几颗小小的黑不溜秋的碳化谷粒,居然是七千年前改变人类膳食品种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……它们在考古学家的眼里简直是无价之宝。

同样是文物,时代上有喜欢高古的,有喜欢明清的;品质上有喜欢书画的,有喜欢瓷器的;造型上有喜欢花卉的,有喜欢人物的……个人的喜好会决定接受程度、接受对象和心中完全不同的价值。

当然,人们也可以主动改变文物的价值。正面

看百鸟翔。平生千万篇,金薤垂琳琅。仙官敕六丁,雷电下取将。流落人间者,太山一毫芒。我愿生两翅,捕逐出八荒。精诚忽交通,百怪入我肠。刺手拔鲸牙,举觞酌天浆。腾身跨汗漫,不着织女襄。顾语地上友:经营无太忙!乞君飞霞佩,与我高颉颃。”

通篇议论,以诗论诗,立场鲜明而见解高明,前人赞誉:“议论诗,是又别一调,以苍老

掀雷抉电 戛戛独造

潘向黎

胜,他人无此胆。(朱彝尊《批韩诗》)”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”开篇明义,掷地有声,不容置疑,而对于当时那些肆意贬抑李杜的轻薄后生,韩愈毫不留情地反击和嘲笑道:“蚺虺撼大树,可笑不自量!”这个比喻如此绝妙而生动,以至于被后人提炼为成语,流传至今,家喻户晓。

第二当数《山石》:“山石荦确行径微,黄昏到寺蝙蝠飞。升堂坐阶新雨足,芭蕉叶大栀子肥。僧言古壁佛画好,以火来照所见稀。铺床拂席置羹饭,疏粝亦足饱我饥。夜深静卧百虫绝,清月出岭光入扉。天明独去无道路,出入高下穷烟霏。山红涧碧纷烂漫,时见松枏皆十围。当流赤足踏涧石,水声激激风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乐,岂必局束为人靽?嗟哉吾党二三子,安得至老不复归!”

这是一篇用诗写的游记,也是“以文为

铜兽首的顺利回归,让我我国的一些文物专家心焦气躁,匆忙表态,说它们只是喷泉上的“水龙头”,根本够不上国宝。本意是降温,却因言辞太过苍白而适得其反。试想,同为生肖的一枚币值仅仅8分的纸质猴票,短短几年已经翻了几万个跟斗(不知有多少人为曾经用一抹浆糊打发它进了邮箱而悔青了肚皮),而今却让几百年前由意大利艺术大师设计,融中西文化于一体的铜猴等十二生肖,仍以普通“水龙头”的身位原地踏步,妥当吗?可能吗?

显而易见,面对诡谲的文物价值,藏家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冷静耐心智慧地对待才是上策。

自青少年时代开始,历代笔记文一直是我“八小时以外”,乃至“车上、枕上、厕上”的首选读物。数十年来少有间断。上世纪末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以后,立意选取笔记文中篇幅短小而又有益有味之精品,加以注解、今译和品评,经征得新民晚报编者的同意,在《夜光杯》副刊开辟《古代微型小说精粹》专栏(作者署名“师竹”),每周刊发一篇,计自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共得文稿近两百篇,本书就是部分文稿的结集。

毫无保留地娓娓道出他们的长寿秘诀。就如1996年祝寿会上,时年100岁的童玉民馆员说出他的中西医疗和养生法相结合的养生之道。在此之后的另一次祝寿会上,抗日爱国将领、百岁馆员张寿龄,则铿锵有力地一口气透露出48字“长寿健康歌”:“节制喜怒,心情舒畅,劳逸结合,以动为纲,不近烟酒,生活正常,基本吃素,食不过量,预防疾病,注意暖凉,养神育气,长寿永康。”

百岁寿星不能出门参加活动,工作人员就把党和政府祝福和问候送上门。馆领导带领工作人员曾先后许多次登门为潘达于、薛耕莘、陆久之、童玉民、邵培飞、贝聿昭等百岁寿星祝寿,对孤老寿星更是关怀有加。副市长赵雯也先后登门为玄采薇、曹秀凤、汪一鹤等百

诗”的典型,它保留了游记散文的优势,又有诗歌的美感和韵味,鲜明爽利中自有一种韩愈独有的开阔和雄健。此诗备受后人称道,苏东坡曾依原韵作诗,还写过一首从《山石》化出的七律:“萃确何人似退之,意行无路欲从谁?宿云解驳晨光漏,独见山红润碧时。”

第三或许当读《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》——纤云四卷天无河,清风吹空月舒波。沙平水息声影绝,一杯相属君当歌。君歌声酸辞且苦,不能听终泪如雨:“洞庭连天九疑高,蛟龙出没猩鼯号。十生九死到官所,幽居默默如藏逃。下床畏蛇食畏药,热气湿蒸熏腥臊。昨者州前捶大鼓,嗣皇继圣登夔皋。赦书一日行万里,罪从大辟皆除死。迁者追回流者还,涤瑕荡垢清朝班。州家申名使家抑,坎轲只得移荆蛮。判司卑官不堪说,未免捶楚尘埃间。同时辈流多上道,天路幽险难追攀。”君歌且休听我歌,我歌今与君殊科:“一年明月今宵多,人生由命非由他,有酒不饮奈明何!”

两个同遭厄运的朋友,月夜对饮,客人诉说了被贬一路的艰险和苦难,以及虽遇大赦仍不能回朝廷任职之曲折辛酸……韩愈深有共鸣而“泪如雨”,但为了安慰友人,也出于强自解脱,便说人生的一切都由天命,值此一年之中月亮最圆最亮之夜,若不好好饮酒,岂不辜负了月色?还是且来痛饮吧!结尾几句,旷达中含悲凉,简净中蕴深慨。

评价韩愈诗,历来各家抑扬不一,但不能忽略的是:韩愈诗,撼人之外,亦足感人。



去世博园(版画) 沈雪江

古代微型小说

吾三省

另有三篇取材于魏晋南北朝作品,四篇取材于明清两代作品,因篇数甚少,又各具特色,弃之可惜,故作为附录置之书末,以供读者欣赏。

本文为《唐宋微型小说精粹》后记

老上海经典电影《乌鸦与麻雀》里,住在石库门里的小商贩萧老板夫妇,想用金圆券顶下房子,做二房东,但没人愿收这飞速贬值的钞票,于是想出“轧金子,顶房子”的妙招,“我们先把金首饰拿出来卖黑市;卖了黑市,去挤金子;挤了金子,再卖黑市;卖了黑市,再轧金子……啊!本钱了!……”

夫妇俩把家里所有值钱物品:金首饰、香水、玻璃丝袜、盘尼西林,统统拿出来,向“房东”——国民党国防部军官侯义伯及姘妇小瑛押得4000元金圆券,连夜赶到外滩中央银行排队去轧金子。

轧金子,关键在“轧”,是上海方言凑热闹、贴上去、挤进去的意思,如轧闹忙、轧朋友。轧,读音“嘎”(ga),想象一下,金子一轧,嘎嘎作响,何等吸引人;不过既然是轧,不光要轧金子,还要轧人,上海话叫人轧人,人山人海,哪能介容易落到你头上,所以需要拼命挤兑。不过那状态实在癫狂,萧老板夫妇晚上冒雨去外滩排队,说:“今晚拼着不睡觉,明儿还怕轧不到?”路上遇到一个瞎子也去轧金子,便嘲笑:“瞎子也来轧金子!”瞎子回击:“瞎子就不能轧金子!”

其实,有来头的早就用军饷、生产贷款,装上贴着封条的军车走后门交易了。轮到要排队的,十有八九是装门面,虚张声势,真正抛售给市民的黄金,又有多少!连黄牛都轧不到,何况普通市民呢。法国摄影大师亨利·卡蒂尔-布勒松1949年在上海拍摄的《轧金子》,就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崩溃时,上海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把一落千丈的金圆券,到外滩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的实况。照片略显模糊,仿佛动态化,以大师的水平,不是有意为之,实在是挤兑人群排山倒海般的躁动,无法使镜头定格。

再说萧老板夫妇,非但未轧到金子,反而被黄牛党打得半死,落荒而走。更惨的是,金价又被政府无端加了“平衡费”,每两两千五涨到六千五,萧老板夫妇的金圆券,连一两金子都买不到,抵押的物品又因过了期,被侯义伯扣押不还。

上海市民轧金子的高潮,主要有两次:一次是1947年初黄金风潮案时,法币一泻千里即将崩溃之际;第二次是1948年底,法币已改金圆券,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就在眼前,金圆券显然比法币更不如人意,有当事人回忆,当年金圆券贬值速度之快,令人瞠目结舌。一个可笑例子是,当年走进小饭铺进餐,千万记得先付账,保不定一顿饭的工夫,饭价就会上蹿不少。

无奈,上海市民捧着朝不保夕的金圆券,企望轧一点金子保值,野心更大一点像萧老板夫妇,就得陇望蜀了,还想着轧进轧出捞一点,做个二房东,结果可想而知。现场的惨烈,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,上千人围得中央银行水泄不通,维持秩序的警察“飞行堡垒”,又将排队的人群团团包围,从高处看,真是黑压压一大片,从今晚开始排队,到早上中央银行开门,人贴人,人轧人,进去容易出来难。更有甚者,竖的进去,横的出来。

据当时的报纸报导,在轧金子的高潮里,着实挤死了不少不幸的市民,1948年12月7日,挤兑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,2名警察被打成重伤,9人被抓;23日,7人被挤死,45人受伤。像萧老板夫妇这样捡回一条命的还算幸运。

当年除了轧金子,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轧,衣食住行,食为先,轧大米当然是重中之重,有一黄一白之说,黄是黄金,白是大米。《乌鸦与麻雀》里,众人听见米店到了一批须凭户口本供应的户口米,连忙一窝蜂地拿着袋子赶去,结果都空手而归。轧不到户口米,吃不饱肚子的上海市民,竟然一反斯文,发生了抢米、抢糖果点心事件,一时人心惶惶。不过比起轧金子的惨烈,轧户口米算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电影表现的是“麻雀”斗“乌鸦”的故事,但轧金子一幕,着实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夕的民不聊生,国民党统治的摇摇欲坠。

“老顽童”。今年年初我们上门为曹老祝寿时,她早已戴上喜欢的红围巾,在客厅坐等大家光临。曹老虽然耳朵有点背,但说起话来嗓音洪亮。她自称胃口好,吃得下饭,边说边比划着饭碗的大小,十分有趣,还时不时地边捏着腮帮边叫同志们看,“我脸上的肉蛮多的,皱纹也没有,还没有老呢。”她的一席话引得旁人哈哈大笑。曹老喜欢拍照,喜欢摆POSE,完了还不忘问一句:好了吗?然后换一个姿势。但只要一说起她跟随陈云同志一起干革命的那段经历,她就开始严肃起来,说完了便来一句经典名言:“革命不怕死,怕死不革命。”这样的老寿星真可以用“可爱”来形容,谁又曾想她已百余高龄,真是十足的老顽童。

十日谈

文史馆春秋

个人梦想的不断实现,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复兴。明起刊登一组征文《梦想成真》。



释文:胸中丘壑 篆刻 江宏